



有些人，是可以将她安稳尘封在岁月里的
无论光阴散落，相聚别离。我相信，你一定如约而至

沈子言，好久不见



何宁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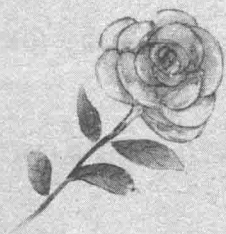
「你曾住在 我心上」

新婉约代言人『何宁』时隔五年华丽回归
一场跨越十年的盛大暗恋
那回不去的纷繁时光里，总有一个人曾经住在你心上
随书附赠季南琛独家番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何宁

作品



「你曾住在 我心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曾住在我心上：全两册 / 何宁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3

ISBN 978-7-5502-9934-4

I. ①你…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6287 号

你曾住在我心上（全两册）

作 者：何 宁

责任编辑：徐秀琴

封面设计：仙境书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50 千字 880mm×1230mm 1/32 18.75 印张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934-4

定价：59.80元（全两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64243832

没有谁会永久地等待谁，
年少时的承诺，
缥缈得如一缕青烟，
在时光的长河里袅袅散去。



楔子

暮春，气温十一摄氏度的清晨，沈子言站在阳台上，透过窗口远远望去，晴朗的晨曦里，大团灰蒙蒙的松散浮云摊开在天际，空气中弥漫着不可预知的气息，宛如这场突如其来的 SARS，阴沉沉地笼罩在整个城市的上空。

这是被隔离的第六天。

新闻里全国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末日一般压在每个人的胸口，研究生院里相继有人发热、咳嗽，整栋学生公寓都被封锁起来，禁闭成一座孤岛。

漫长的隔离让人看不到未来，也等不到希望，除了室友抱着电话不撒手地和男友呢喃通话的声音，室内几乎没有其他的声响。

“知道了知道了，学校每天都有人上来量体温洒消毒水的，你真啰唆。”幸福的女孩对着话筒那一端，一边撒着娇，一边压低了声音，“想



我了吗？”

子言的脸微微有点发烫，转过身去拿一支温度计。

身后，对着话筒依依不舍将要告别的女孩，忽然咯咯笑出声来：“嗯，那你爱不爱我？”

浑身一僵，手指似乎有些痉挛，子言缓缓回过头去，仿佛看见两年
前墨蓝的夜幕下，大朵大朵璀璨的烟花绽放，繁华绚烂的背景下，那个
人站在遥远的另一端，唇角挂着残忍的笑意，那个声音一直在时光里紫
绕徘徊：“……我不爱你，不爱你。”

那是他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

以为早已被遗忘的一幕，原来还留在呼啸而来的记忆里，永志不忘。

子言慢慢蹲身下去，将掉在地上的温度计拾起，握在手心，又松开。

暮 歌

我喜欢将暮未暮的人生

在这时候

所有的故事都已成型

而结局尚未来临

我微笑地再作一次回首

寻我那颗曾彷徨凄楚的心

——席慕容

目
录



「卷一 童年

001..... 记得当时年纪小 (1)

004..... 记得当时年纪小 (2)

008..... 记得当时年纪小 (3)

011..... 不是冤家不聚头 (1)

015..... 不是冤家不聚头 (2)

019..... 不是冤家不聚头 (3)

023..... 韶华不为少年留 (1)

026..... 韶华不为少年留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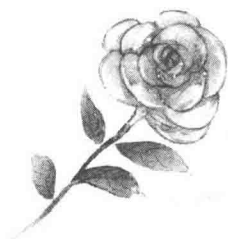
030..... 韶华不为少年留 (3)

034..... 西出阳关无故人 (1)

038..... 西出阳关无故人 (2)

042..... 西出阳关无故人 (3)





卷二 花季

- 047..... 新朋缘来也可庆 (1)
050..... 新朋缘来也可庆 (2)
054..... 新朋缘来也可庆 (3)
059..... 又到绿杨曾折处 (1)
063..... 又到绿杨曾折处 (2)
067..... 又到绿杨曾折处 (3)
070..... 黄花时节碧云天 (1)
073..... 黄花时节碧云天 (2)
077..... 黄花时节碧云天 (3)
081..... 年少抛人容易去 (1)
085..... 年少抛人容易去 (2)
089..... 年少抛人容易去 (3)
093..... 银汉红墙入望遥 (1)
098..... 银汉红墙入望遥 (2)
102..... 银汉红墙入望遥 (3)

卷三 雨季

- 107..... 未若柳絮因风起 (1)
111..... 未若柳絮因风起 (2)
115..... 未若柳絮因风起 (3)
119..... 花明柳暗绕天愁 (1)
123..... 花明柳暗绕天愁 (2)
126..... 花明柳暗绕天愁 (3)
130..... 不知迷路为花开 (1)
133..... 不知迷路为花开 (2)
137..... 不知迷路为花开 (3)
141..... 风波不信菱枝弱 (1)
144..... 风波不信菱枝弱 (2)
148..... 风波不信菱枝弱 (3)
152..... 桂花吹断月中香 (1)
156..... 桂花吹断月中香 (2)
159..... 桂花吹断月中香 (3)
164..... 自今岐路各西东 (1)
168..... 自今岐路各西东 (2)
171..... 自今岐路各西东 (3)
174..... 清声不远行人去 (1)
178..... 清声不远行人去 (2)
182..... 清声不远行人去 (3)
186..... 一片幽情冷处浓 (1)
189..... 一片幽情冷处浓 (2)
193..... 一片幽情冷处浓 (3)
198..... 又误心期到下弦 (1)
201..... 又误心期到下弦 (2)
206..... 又误心期到下弦 (3)



「卷四 大学（上）」

- 210..... 春城何处不飞花（1）
214..... 春城何处不飞花（2）
218..... 春城何处不飞花（3）
222..... 良辰未必有佳期（1）
226..... 良辰未必有佳期（2）
230..... 良辰未必有佳期（3）
234..... 红楼隔雨相望冷（1）
238..... 红楼隔雨相望冷（2）
241..... 红楼隔雨相望冷（3）
245..... 不辞冰雪为卿热（1）
250..... 不辞冰雪为卿热（2）
254..... 不辞冰雪为卿热（3）
257..... 纵逢晴景如看雾（1）
261..... 纵逢晴景如看雾（2）
265..... 纵逢晴景如看雾（3）
269..... 不语还应彼此知（1）
273..... 不语还应彼此知（2）
277..... 不语还应彼此知（3）



卷一 童年

记得当时年纪小（1）

也是一个暮春天气，暖风从教室敞开的窗户吹进来，无端让人觉得有点躁热。陶老师领着一个男生走进教室时，沈子言正用心背着语文课本上的一首唐诗。她的手指在书页上轻轻摩挲着，嘴唇微微弯起来，露出一个若隐若现的可爱酒窝。

在爱华小学的四年级一班，子言是老师的宠儿，从学生手册上老师的评语可见一斑：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聪明好学，成绩优异。这样的孩子都是骄傲而出挑的，并且都有不热爱参与集体活动的毛病。子言也不例外，她的朋友圈子很小，也就是前后桌的李岩兵和裴蓓能与她打成一片，其他人都进不了她的视线。

裴蓓一头长发，是个很爱笑的漂亮女孩，和子言几乎每天形影不离。两人都当班干部，都是三好学生，凑到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学校家里都“得宠”，朋友知心，学业出众，子言觉得自己的生活堪称完美，实在要说有什么缺憾，无非就是——裴蓓当的是班长，而她只当了一个小



小的劳动委员。

对于那个一直空缺着的副班长职位，子言朝思暮想了很久，论成绩，论资历，轮也该轮到她了，可是陶老师对她宠爱归宠爱，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小小心思。每次想起这件事，她总会不由自主皱起眉，很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她望着窗外，明晃晃的阳光照耀着葱绿浓郁得像要滴出汁水来的树叶。她眉微微皱着，对陶老师介绍的新同学简历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就在她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一句话忽然钻入耳朵，子言猛然抬起头来，如同晴天霹雳。

“林尧同学在以前的学校就是班长，有经验，从今天起，就由他担任我们班的副班长，同学们今后要多多支持他的工作！”

裴蓓很有礼貌地站立起来，走上讲台伸出手：“以后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林尧微笑着伸手回应，脸上的表情却很平静，似乎早在意料之中，倒有一种沉稳的大将之风。

子言紧紧咬住了下唇，将脸别过去不看这一幕。一阵强烈的酸涩感在心中翻涌，这滋味不断升腾，最后弥漫进眼睛，形成了一层薄薄的雾气，糊住了她的视线、她小小的心和她为之向往了很久的那个无限风光、可以与裴蓓并肩而立的世界。

下课了的教室像个欢腾的蚂蚁窝，只有子言有气无力地趴在课桌上。四年级一班的教室位于一楼楼梯的转角处，窗外视线很好，是个一览无余的大操场。操场的边缘种着两株高大的南方落叶乔木，树叶繁盛茂密，枝丫曲折相连，仿佛两个好朋友手拉着手在做游戏。

子言以前很喜欢把这两棵树想象成她和裴蓓，想象着她们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手牵着手并肩站立在一起骄傲又得意的样子，旁人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儿，只有流口水对她们行注目礼的资格。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转瞬间都成了泡影，树上已经成熟的苹果，本来

注定要掉到她的头上，却不知从哪儿凭空冒出一个家伙，轻轻巧巧就捡了个便宜去！

她扭过头来，恶狠狠、冰冷冷地朝林尧的课桌方向看去。

那个已经惹祸上身的人正毫不知情地与同桌说笑着什么，仿佛感觉到了她的目光，回过头来瞟了她一眼，嘴边还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仿佛一束阳光穿透灰尘照射进来，教室里似乎突然安静了许多，几乎听不见别的嘈杂声音，子言眼底只看见这个坐在不远处的男生，他清澈的眼睛、嘴角微笑的弧度，都令她想起了一句优美的唐诗：青山隐隐水迢迢。

已经记不清是谁教的，或者是在某本课外读物上见过的也说不定。她皱了皱眉，模糊地想：算了，不跟一个插班生一般见识。心里却有些堵堵的，很不舒服。

放学后的子言和往常一样，与裴蓓牵手走在回家的路上。裴蓓察觉到子言的心情不太好，安慰地拍拍她：“在想什么？期末考试还早呢。”

子言心中蓦然一动：期末考试！也许那才是唯一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如果期末成绩能够压过那个插班生一头，陶老师一定会后悔选了一个不如她的家伙来当副班长！

她忽然就兴奋起来，拽着裴蓓的手飞跑着，两个小女孩清脆的笑声像划破天空的鸽哨，轻快地掠过南方小城的林荫小道。

吃过晚饭，子言在家中大衣橱前的镜子前端详了自己好一会儿：一头柔软细黄的头发，刚够扎起一把小小的马尾，下巴尖尖，眼皮细长，笑起来像嵌了两弯新月，总而言之是个不折不扣的黄毛丫头，除了个子在同龄人中显得高挑一些，并没有其他引人注目的地方。平生第一次，子言感觉到了一阵微小的沮丧。

这种沮丧的感觉在洗完澡后到达了顶点，子言盯着母亲早已给她准备好的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惆怅地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今天那个



插班生穿的是一件雪白的衬衣，罩了一件V领的毛衣背心，简单大方，站在讲台上显得身姿挺拔、神气活现。

子言翻箱倒柜地找衣服，最后确定自己无论穿哪件都不可能彻底改变形象之后，无奈地放弃了在衣着上比拼的念头。

也许不单是衣着上的差别，子言本能地觉得，那个插班生，其实只是随随便便在讲台上一站，就已经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现在再冠上一个副班长的头衔，还不更加光芒四射？他和裴蓓站在台上相视而笑的场景，如同一根针扎在子言的心房，并不深，却隐隐有种闷闷的痛。

春天夜晚的月光温柔地洒在脸上，触手有细微的凉意。子言趴在阳台上看了一会儿月亮，越看越凉，由丢失副班长职位引发的沮丧心情并未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良的预感。

她刚满十一岁的人生，一向骄傲且完美，就这样被一个转学来的陌生男同学给突兀地破坏了。

记得当时年纪小（2）

预感一点没有出错，子言果然遇到了她读书生涯以来最大的麻烦。

林尧没来之前，子言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语文是她最喜欢、最擅长的科目，单科一直稳居全班第一，无人能望其项背。换言之，她是班主任陶老师最宠爱的学生。而现在，这个“最”字加上了“之一”的后缀。

林尧是个极引人瞩目的人，无论丢在哪个犄角旮旯，好像都会发出炫目的光亮。上课抢发言，常常不等老师点名就自动站起来回答问题；听说字写得不错，常常被老师叫去批作业和写学生评语；体育课出奇地活跃，不管哪个项目都要超过达标线一大截儿；平时最喜欢打乒乓球，常常把高年级的同学打得扔拍求饶，因而他身边迅速围了一大群捡球的

跟屁虫。

他似乎永远穿着干净的衬衫，皮肤白皙得几近透明，时常挂着笑容，好像很开朗，这样的男生如同旋涡一般吸引了所有女生的目光，所到之处，女生不是尖叫就是偷笑，三五成群地议论着有关他的八卦消息。

“想不到林尧画画这么好，连冯老师都夸他有天分。”

“听说刘老师推荐林尧去参加全国奥数竞赛了，要和五年级学生一起特训。”

“四年级学生被推荐当少先队中队长，林尧还是头一个呢。”

这些话语像苍蝇一样嗡嗡响在子言的耳旁，令她烦恼又无奈。

严重的危机意识立刻将子言笼罩起来，原来围绕在她身边夸赞和欣羡的跟屁虫不知不觉间已做鸟兽散，大部分都被林尧的光芒给吸引了过去。所幸，在不断流失的人员中，她最好的朋友裴蓓和哥们儿李岩兵还牢牢团结在她周围。

“沈子言，别人不好说，我是一定靠得住的！”李岩兵拍着胸脯保证，白胖的脸蛋涨得通红，一副慷慨激昂的表情。

子言白了他一眼：“你要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

他黝黑的眼珠滴溜溜一转：“我用小蓓的人格保证，你总该相信了吧！”

“去你的！”她终于扑哧笑出声来，“这回又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情？”

“还是你了解我。”李岩兵将脑袋凑上来，满脸都是讨好的笑容，“这一期板报的内容你帮我准备好了吗？”

李岩兵坐在子言的后桌，是个脑筋转得飞快的小滑头，平时有点小碎嘴，很受老师和女同学的欢迎。他的宣传委员当得很称职，唯一头疼的就是定期出板报的工作。

这年头没立场的人简直太多了，子言托着腮恹恹地想，要不是有求于自己，像李岩兵这种墙头草两面倒的个性，换在战争年代，一定早就



投靠林尧当叛徒了。

林尧到底有什么好？子言觉得那些环绕在他四周的溢美之言极其刺耳，一帮没大脑的女生成天谈论着林尧这样、林尧那样，活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聒噪而嘈杂，更不要提蜂拥在他身边流露出崇拜之情的男生了。

子言承认自己确实是嫉妒了，她过去的经历太一帆风顺，自幼儿园时代就被大人当作样板教育一个宿舍区的孩子，三岁会唐诗，四岁就背得下九九乘法口诀表，爬树爬得比谁都快，就连和男孩子打架也总是她赢，年年“三好生”，笼罩在她身上的光环那么多，没道理会输给一个插班生！

站在初夏澄澈的阳光里，柔软的云团随风薄薄散开成一丝一缕，子言仰起头，眯起眼睛看着在光尘里飞舞的细小尘埃，暗地下了要收复失地的决心。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陶老师走进了教室。

“起立。”裴蓓的声音响亮而干脆。

这堂是语文课。

陶老师很喜欢点名让子言领读课文，这次也不例外。

她仰起下巴，感觉无数道目光扫向自己身上，自信的感觉立刻充盈起来，她甜美清脆的童音在教室里响起：“春天来了，小草发芽了……”

在南方出生的孩子，说起普通话来总夹杂着一些特有的地方口音，子言的普通话却咬字清楚，字正腔圆，听起来清甜圆润，完全听不出有任何方言口音，水平明显要比同龄的小朋友都高。

子言的声音在教室上空回旋，每一句后面都有群声在回应，她忽然想到，在这一群回应的声音里，必然有那个令她极度不平衡的人，不由得暗自感到万分得意。

然而这得意却只持续了一小会儿。

才刚下课，林尧的课桌前就黑压压聚起一大堆脑袋，人群中发出嗡嗡的赞叹声，不时有女生在耍花痴：“哇，真好看！”

仿佛有大片乌云齐聚头顶，子言的眉头皱了起来。她使了使眼色，李岩兵就心领神会地凑上去打探敌情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嬉皮笑脸地跑回来说：“这个林尧，居然集了那么多邮票，还都是成套的，怪不得围那么多人，真稀罕。”

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多云转阴了。

集邮这么高雅的兴趣爱好显然不能跟收集花花绿绿的糖纸和火柴盒皮相提并论，正如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实在没有任何可比性。不幸的是，子言除了后两者，从来没有沾过阳春白雪的边，这一比，高下立分。

子言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藏书。像她这样四年级就已经开读《红楼梦》的孩子大概全校也找不出几个，虽然一本书全被标注满了密密麻麻的拼音，不过并不妨碍子言囫圇吞枣式的阅读。有一回到外婆家去吃饭，正逢上下雨，子言一时兴起说了一句：“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一旁的表弟叶莘呆若木鸡地看了她老半天。

可惜她不能把读过的书一本一本全往学校搬，这个工程量比较浩大，作为攀比资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使得子言在扳回一局的胜算上大打折扣。

子言托着腮，暗暗咬着牙，这次无形的交锋显然以她的失败而告终。更令人懊丧的是，连老天都仿佛站在他那边，眼下窗外阳光灿烂，一片乌云都不肯飘过来。《红楼梦》里那些伤春悲秋的名句，一句也派不上用场！

林尧轻而易举就在全班乃至全校掀起了一股集邮热潮，一夜之间好似人手一本集邮册，校门口小杂货店里滞销的集邮册几年也没人问津，积着厚厚的灰尘遗世独立，现在一下子全部脱销，小老板笑得嘴都合不拢。